

先辈醉心诗画雁荡 后人接力积叶成书

——余献之先生遗著出版侧记

■记者 杨海虹

人们常用“积叶成书”来形容一部著作耗时之长，研究之深入。在我市民国诗人余献之先生诞辰140周年暨逝世55周年之际，由其曾孙余剑雄耗费15年搜寻遗墨、诠释注义的先辈遗著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，于今年4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全书以图咏手稿为基础，共收录余献之先生遗诗55首，遗文3篇，遗画7帧，对联13副。另外，还选录唱和、纪念诗词30首、文章3篇，师友录1件，题赠书画作品4帧。

这是一本诗画集，更是一本纪念册，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诗人余献之先生的人生历程、创作思想、风格及精神追求。

鸣阳旗鼓震当时

余献之（1874-1959），谱名严修，号芙蓉山人，别署砚知、冷叟、芙蓉老人，芙蓉镇尚古山村人，清末庠生，以诗书画名于时。早年应弟子余鼎三将军之聘，从事军旅文秘书工作。但他酷爱自然，过不惯官场生活，52岁时就解甲还乡了，吟诗作画，自得其乐。其间，执芙蓉小学教席，创办尚古山学校，造就甚众。

生活中的他非常俭朴，连用的毛巾也是补了再补，但对公益事业却很慷慨。1933年起，余献之先后与蔡履平、潘耀庭等人修筑从梅雨潭经雁湖到碛头的道路、西石梁的观瀑亭和雁影山房，修造骆驼桥和栈道，开发罗带瀑新景点等，既改善了山区交通，方便了群众，又为开发雁湖景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抗战时期，余献之联合仇涟清等好友，在西石梁鸣阳洞建造了4间3层楼房，所以人们又称鸣阳洞为“十老洞”。那时，许多学校迁到雁荡办学，汇集了一批学者名人，余献之于是倡议创建“雁山鸣阳诗社”，并被推为社长，结交的诗友遍及全国各地。余献之

集社长、编辑、发行于一身，乐此不疲，洪鲁山、赵益卿等人都为诗社奔走忙碌，雁荡诗坛红红火火，盛况空前，为乐清诗脉的传承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余献之晚年生活十分艰苦，也许自知时日不多，出于对家乡雁荡山的无限热爱，以坚强的毅力对旧作进行修改整理或重新创作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没有可用于书画创作的纸张，这位倔犟的老人，就用废旧报纸拼凑粘贴，按照小16开的尺寸裁剪裱糊，制成书册，然后在上面精心创作，终于完成了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手稿。

1954年农历九月初九这天，已80岁高龄的余献之在图咏前言里如是写道：“雁荡奇峰百二，瀑布十四，洞天四十六，美不胜收。兹于其中选择三十六景，将旧日名称略为更改，其仅三字者增成四字，每景各题一诗并作一画，每四景联为一屏，共成九副。将来更拟翻为铜版，印刷成册，名曰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，非敢自矜风雅，亦聊为点缀名山之一助云尔。”

谁怜沧海竟遗珠

余献之一生写雁荡、画雁荡，创作了大量诗词书画作品。可惜在“文革”期间，绝大部分诗词书画都惨遭厄运。每念及此，其孙余大文就嗟叹不已。

1999年，余家后人意外得知先祖有一本书画稿的线索，几经周折，才从亲戚周冀华医师那里取回，而这本书画稿竟然就是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！所用纸张经多层裱糊而成，有的是学生的试卷，有的是家里来往的信纸，有的甚至是分层剥离的水泥袋包装纸。虽历经磨难和岁月剥蚀，但保存尚完好。余大文热泪盈眶，感慨万千，庆幸遗稿能躲过浩劫而重见天日。

拿到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手稿后，余大文起初信心倍增，开始搜集整理余献之遗作，欲重拟刊行。然而重重难题也摆到了他的面前：一是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手稿所用纸张先天不足，作品大都无法翻拍制版；二是他本想以手稿为基础，尽可能多的收录其它的遗作，让纪念集更加充实，但历经“文革”那个年代，搜集遗作谈何容易。因此，编纂书稿难度很大。尽管如此，年逾古稀的余大文以羸弱病体，依然为此而努力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余大文身体每况愈下，实在没有精力和体力再去搜集余献之遗作。一次，远在宁夏工作的侄子余剑雄回乡祭祖，于是他便将这个重任交给余剑雄。

当余剑雄接过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手稿时，觉得手里沉甸甸的，无论是作为余献之的后代，还是自身对文史研究的热爱，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担起编纂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的重任，完成先祖的遗愿和父辈的嘱托。

一般说来，要编纂这样一本书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经费，而余剑雄公务繁忙，工作岗位接连多次变化，宁夏和浙江又远隔千山万水，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可想而知。他利用回乡省亲的机会多次深入雁荡山，寻觅余献之的遗迹，探访众多知情者，对听闻到的每一个与曾祖父相关的线索都不放过。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机缘，此后的十余年里，余献之的诗画作品陆续再现人间，《宗文雁荡特辑》、《乐清历代诗词选录》、《怀馨阁杂俎》、《历代名人与雁荡山》、《历代诗人咏乐清》、《乐清对联集》、《姚江同声诗社总编》等著作也不断问世，为研究余献之提供了有力依据。

今昔薪传一脉承

乐清在两宋以后至晚清、民国，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本土诗人和诗作，尤其是晚清、民国时期的乐清诗人，他们担负起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，在我市诗词发展历程中留下深深的足迹，贡献至巨，功不可没。诗可言志，亦可存史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，但有很多好诗却淹没于乱世烟尘之中，甚至被主人自毁或随棺带走。因此，寻觅和整理这些逝去并不久远的先辈诗人的遗作，意义深远。

在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中，记者看到余献之所绘之画别具飘逸，画面静谧清寂，用笔率意萧疏。所作之诗景情相融，看似写景，却句句是情，字字关情。如《潭飞雷雨》：“风吹瀑水满潭飞，恰似霉天雨点微。愿为苍生作霖雨，勿徒沾湿客人衣。”再如《一猫仰天》：“不是作威与作声，也非扑蝶逞闲情。仰天职愁难尽，社鼠于今未肃清。”苏东坡有云：“诗不能尽，溢而为书，变而为画。”余献之一生写诗作画，表达着他对祖国河

山浓浓的爱，以及对苦难生活的乐观感悟。

宁夏杂文家马河在序言中这样评价：“从你曾祖父的从军、教书、乡建、写诗、作画、办社等等的丰富经历来看，民国时期没有给足他什么，而他给民国时期做出了自己的最大贡献。我觉得，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《图咏》，让更多的人读懂《图咏》，那里的每个字都饱含着人文风骨的气质和品格。”

“也许是巧合，此次新书发行距曾祖父余献之上个甲午年写就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前言时正好60年，可谓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”余剑雄感慨道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民国以降，家乡文化出现了断层，乐清不少先辈诗人的作品都散佚殆尽，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的出版发行，并不仅仅是余家的事，作为一名身在异乡的乐清人，他也想为家乡的文化遗产和建设尽绵薄之力。

又能索隐探灵奇

书稿的框架几经权衡，终于尘埃落定，繁重艰深的注释工作又摆在余剑雄面前。民国那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算遥远，但对只有四十来岁的余剑雄来说，还是非常陌生。今年元旦春节长假，他足不出户，夜以继日，埋头故纸堆，查阅历史文献资料，精心细致地做好每一条注解。

“老僧接客：指接客僧，又名石佛峰、老僧岩，形如老僧披袈，面朝东南，拱手作迎客状。观赏此景的理想地点是石佛亭，在水涨新桥头向西南眺望亦颇为真切。”“霉天：农历四五月间，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雨水极多，空气潮湿，衣物等容易发霉，称‘霉天’，因正逢梅子成熟，故又称‘梅天’。”“原稿此句缺一字，今依成语‘凤彩鸾章’试填‘凤’字。”“万松岭：在杭州凤凰山，因白居易‘万株松树青山上，十里沙堤月明中’的诗句而获名，后林木日减，至民国时松荫已无。”“弹铗：弹击剑柄，出自《战国策·齐策》冯煖弹铗而歌的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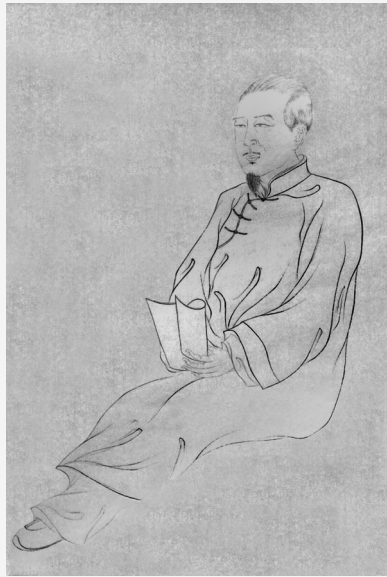
故，谓寄食权门。”在《雁荡三十六风景图咏》一书中，随处可见这样的注解，对书中难以理解的人名、地名、背景情况等都有详细的解释。

经过三个月的努力，余剑雄为书稿做了近两百个注解，倾注了不少心血，除翻阅书籍、长途电话联系乐清有关专家学者外，有好几次，为了核实某一个景点和地名，都要托人跑到实地去问个究竟。

“之所以相隔15年才出版，一来是我本职工作很忙，二来每当书稿准备截稿时，又会得到一些新的线索，如果仓促成书的话，就会遗失更多内容，我想既然做了，就力求完整，尽量减少遗憾。”余剑雄告诉记者，在编注书稿的过程中，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，但每遇困难时，黄士华、张炳勋、卓永、余建岳、金明雪、王以泰、林向华等诸多前辈、朋友和先贤之后都给予他热情的支持、帮助和鼓励，坚定了他继续前行的决心。



雪山山水 余献之作



余献之先生小像



图咏手稿



四条屏 余献之作



灵峰全景 叶金涛 摄